

# 南北朝及隋朝的目錄

潘美月

東晉以後以迄隋代，秘閣的藏書目雖沿用李充所定下的四部分類法，然四部法只着重按書的體裁分類而漠視書的本質，依據書目無從考索學術的源流，故私家編目並不悉遵，仍承襲劉歆七略法而改進其部次，以與四部法相抗衡。自劉宋迄隋，爲此二類目錄形成互競的時期。茲分別概述如下：

## 甲、四部分法

### (一)、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

宋謝靈運撰。靈運，陽夏人，玄孫，襲封康樂公。博學工書畫，詩文縱橫俊發，獨步江左。歷官永嘉太守、臨川內史。縱情山水，不理政務，謫徙廣州。後有言其謀叛者，拘斬之，宋書有傳。宋太祖即位，徵爲秘書監，令他整理秘圖藏書，撰定四部書目。阮孝緒古今書最云：「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，一千五百六十四表，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，五十五表，四百三十八卷佛經。」案隋書經籍志云：「其後中朝遺書，稍流江左。宋元嘉八年，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，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。「六萬」當爲「一萬」之誤，舊唐志作四千五百八十二卷，或有脫文，當以阮氏七錄序爲正。這部目錄所著錄的已遠超過東晉初年李充所著錄的數目了。雖稱爲四部書目，而仿荀勗的體例，將佛經附在書後，其實是五部分法。此目宋以後不傳。

### (二)、四部書大目

宋殷淳撰。南史本傳云：

淳字粹遠，景仁從祖弟也。少好學，有美名。歷中書黃門侍郎，應留直省，以父老，特聽還家。高簡寡慾，早有清尚，愛好文義，未嘗違捨。在秘書閣，撰四部書大目，凡四十卷，行於世。

案四部書大目，隋志及舊唐志未著錄，新唐志載殷淳四部書序錄三十九卷，則其書當有小序及敘錄，唯宋以後不傳，不詳其體例及著錄部帙若干。

### (三)、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

宋王儉撰。案王儉字仲寶，瑯邪臨沂人，廢帝元徽元年爲秘書監，撰定四部書目，另外又撰七志四十卷，上表獻給廢帝，文辭甚爲典雅，南齊書有傳。七志是王儉私撰的目錄，故不依四部分類，而改從七略，說詳於後。元徽四部書目是官撰的目錄，故遵從秘閣的舊制，依四部分類。目凡四卷，阮孝緒古今書最云：「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，二千二十表，一萬五千七十四卷。」案隋志作一萬五千七百四卷，舊唐志作五千七十四卷，或有譌脫。此目宋以後不傳。

### (四)、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

齊王亮、謝朓撰。南史王亮傳云：

亮字奉叔，瑩從父弟也。亮以名家子，宋末選尚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歷任秘書丞。

又謝朓傳云：

朓字敬冲，莊子。幼聰慧，莊器之。十歲，能爲文。齊高帝輔政，選爲驃騎長史，進侍中，領秘書監。

又阮孝緒七錄序云：

齊秘書丞王亮、監謝朓等，並有新進更撰目錄。

古今書最云：「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，五千，新足，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表，一萬八千一十卷。」隋志不著錄，知隋時已失傳。

### (五)、梁天監六年秘閣四部書目錄

梁任昉、殷鈞撰。阮孝緒七錄序云：

齊末兵火，延及秘閣，有梁之初，缺亡甚衆，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。

又南史殷鈞傳云：

殷鈞字季和，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。好學，有思理。善隸書，好當世楷法。梁武帝以女永興公主妻鈞，拜駙馬都尉。歷秘書丞，在職啓校定秘閣四部書，更爲目錄。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，列爲品目。

隋志著錄此目凡四卷。古今書最云：「梁秘書丞殷鈞，撰秘閣四部目錄，書少於文德殿書，故不錄其數也。」。

#### (六)、梁東宮四部目錄

梁劉遵撰。南史本傳云：

遵字少陵，覽弟。有學行，工屬文。爲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，甚見賓禮。王立爲太子，仍除中庶子。遵自隨藩及在東宮，以舊恩偏蒙寵遇，時輩莫及。卒官。皇太子與遵從兄少儀會云：賢從弟中庶，文史該富，琬琰爲心，辭章博瞻，玄黃成采。

隋志著錄此目凡四卷。

#### (七)、梁文德殿四部目錄

梁劉孝標撰。南史本傳云：

峻字孝標，本名法武，奔江南，改名峻。博極群書，文藻秀出。梁天監中，初召入西省，與賀縱典校秘閣。

隋書經籍志序云：

梁初秘閣經籍，任昉躬加部集。又於文德殿列藏衆書，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，而釋氏不與焉。

阮孝緒七錄序云：

齊末兵火，延及秘閣，有梁之初，缺亡甚衆。爰令秘書監任昉躬自部集。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，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，乃分數術之文，更爲一部，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錄。其尚書閣內，別藏經史雜書。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。自江左篇章之盛，朱有踰於當今者也。

由此可知，梁有五部目錄。古今書最云：「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，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表，二萬三千一百六卷。」隋志著錄此目凡四卷，新舊唐志不著錄，知此目唐以後不傳。

梁朝以四部分類的書目除上述三種爲官修之外，私家目錄可考的尙有二家。梁書任昉傳云：

自齊永元以來，秘書四部，篇卷粉雜，昉手讎校，由是篇目定焉。家雖貧，聚書至萬餘卷，率多異本。昉卒後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其書目，官所無者，就昉家取之。」

由此可知任昉除校編秘閣書目外，他的私人藏書也編有書目，可以說是私家藏

書編撰書目的開端。至於他藏書目錄的分類，史傳不言有所改變，想必仍是依據四部分法。又梁書文學傳云：

劉杳字士深，平原平原人也。少好學，博綜群書，沈約、任昉以下，每有遺忘，皆訪問焉。自少至長，多所著述，撰古今四部書目五卷行於世。

由此可知劉杳撰有古今四部書目五卷，此目隋志不著錄，可能隋代已失傳。從它的書名來看，當為古今典籍的簿錄，而非私人收藏的書目，此目既然名為四部書目，當依四部分類。我國古代官私書目都是著錄現藏的書，至於說到採輯當時目錄書所有，而不必親見其書，前人多以為阮孝緒七錄所首創。案七錄序云：

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，因說其事。杳有志積久，未獲操筆，聞余已先着鞭，欣然會意，凡所抄集，盡以相與，廣其聞見，實有力焉。斯亦康成之於傳釋，盡歸子慎之書也。

既言「凡所抄集，盡以相與。」可知阮氏曾經獲得劉杳所抄的古今四部書目，那麼採輯古今典籍，未必自藏或現存，當以劉杳古今四部書目為最早。阮氏及後來的鄭樵、馬端臨、焦竑、黃虞稷諸人，對於未見之書，則據他家入錄，實源於此。

自從晉朝荀勗著中經新簿，改變七略法，另創四部分類，李充又將荀勗乙丙兩部所著錄的書的地位先後互換，成為秘閣藏書編目所遵循的制度。從晉到南朝，所謂四部，只稱甲乙丙丁，雖然臧榮緒晉書說李充的四部書目：「五經為甲部，史記為乙部，諸子為丙部，詩賦為丁部」（文選卷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李善注引），已具有後世所謂四部的規模，然當時尚無經史子集的部名。自從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志序，以經史子集為四部之名起於唐朝，後世多從其說。然而根據北齊書顏之推傳顏氏觀我生賦自注云：

王司徒表送秘閣舊書八萬卷，乃詔比較部分，為正御、副御、重雜三本。左民尚書周弘正、黃門郎彭僧朗、直省學士王珪、戴陵校經部。左僕射王褒、吏部尚書宗懷、員外郎顏之推、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。廷尉卿殷不害、御史中丞王孝純、中書郎鄧藎、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。右衛將軍庾信、中書郎王固、晉安王文學宗菩業、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。

梁元帝喜好圖書，討平侯景之亂以後，命王僧辯將建鄴文德殿的藏書及公私經籍，悉數運到江陵，命周弘正等分別經史子集而加以整理校勘，這是自晉以來四部明稱經史子集以代替甲乙丙丁之始，前人以為經史子集為四部之名起於唐

朝，實誤。但是一直到隋唐時代，四部之名仍爲甲乙丙丁，也有稱經史子集的。大抵甲乙舉其部而言，經史舉其書而言，故新舊唐志二名兼用，曰某部某錄。自宋以後，就不再用甲乙丙丁了。梁元帝時代的校書，是一次大規模的校勘工作，然而未聞有目錄傳世，在北史宗慄、庾信等人的傳記中均未記載此事，大概編校工作並未完成，而西魏軍已經南下，江陵殘破，元帝將所聚的十餘萬卷藏書全部焚毀，這是我國圖書史的一大厄運。

#### (八)、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

隋志著錄，凡四卷，不著撰人。新舊唐志卷同。隋書經籍志序云：

梁元帝收文德殿之書，公私經籍，歸於江陵，大凡七萬餘卷。周師入郢，咸自焚之。陳天嘉中，又更鳩集，收其篇目，遺闕尚多。

#### (九)、陳德教殿四部目錄

隋志著錄，凡四卷，不著撰人。通志藝文略亦載此目，卷同。

#### (十)、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

隋志著錄，凡二卷，不著撰人。通志藝文略亦載此目，卷同。

#### (十一)、甲乙新錄

晉元帝渡江以後，中原淪爲異族統制，不聞有校書編目之事。元魏興起，平定中原，至孝文帝時，敦尚儒術，於是文教興盛。遷都洛邑，曾向齊朝借書抄寫，以充實秘閣藏書。當時秘書丞盧昶曾撰甲乙新錄。魏書儒林孫惠蔚傳云：

世宗即位之後（案世宗者，文帝子宣武帝廟號。），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。惠蔚既入東觀，見典籍未周，乃上疏曰：『秦棄學術，禮經泯絕，漢興求訪，典籍載學。暨光武撥亂，日不暇給，而入洛之書，二千餘兩。魏晉之世，尤重墳典，收亡集逸，九流咸備。觀其鳩閱史篇，訪購經論，紙竹所載，略盡無遺。臣學闕通儒，廁班秘省，添官承乏，惟書是司。而觀閱舊典，先無定目，新故雜糅，首尾不全。有者累帙數十，無者曠年不寫。或篇第褻落，始末淪殘，或文壞字誤，謬爛相屬。篇目雖多，全定者少。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，欲裨殘補闕，損併有無，校練句讀，以爲定本，次第均寫，永爲常式。其省先無本者，廣加推

尋，搜求令足。然經記浩博，諸子紛綸，部次既多，章篇紕繆，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。今求令四門博士及任京儒生四十人，在秘書省專精校考，參定字義。如蒙聽許，則典文允正，群書大集。』詔許之。

案盧昶所撰甲乙新錄，僅見於此，隋志略而不言。考魏書昶附見其曾祖父盧玄傳，末云：「轉秘書丞，景明初，除中書侍郎。」景明爲宣武帝即位後改元，則盧昶爲秘書丞撰甲乙新錄，正在孝文帝時。

### (三)、魏闕書目錄

隋志著錄，凡一卷，不著撰人。通志藝文略亦載此目，卷同。

北齊的政治，上暴下亂，然而對於文史方面，卻頗爲留意。高洋就曾經令樊遜校書，北齊書文苑傳云：

樊遜、字孝謙，河東北猗氏人也。七年（文宣之天保七年），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。時秘府書籍，紕繆者多，遜乃議曰：『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，每一書竟表上，輒言臣向書，長水校尉臣參書、大夫公太常博士書、中外書合若干本，以相比校，然後殺青。今所讎校，供擬極重，出自蘭台，御諸甲館，向之故事，見存府閣，即欲刊定，必藉衆本。太常卿邢子才、太子少傅魏收、吏部尚書辛術、司農少卿穆子容、前東門郎司馬子瑞、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，請牒借本，參校得失。』秘書監尉景移尚書都坐，凡得別本三千餘卷，五經諸史，殆無遺闕。

隋志謂「迄於後主之世，校寫不輟，」牛弘言「驗其本日，殘闕猶多，」可見當時亦撰有目錄，惟史傳並無記載，故不知其詳。

北周政教，優於北齊。然時值喪亂，故搜集之書籍甚少。明帝曾令群臣於麟趾殿校書，周書明帝紀云：

帝幼而好學，及即位，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，刊校經史。

由此足以證明當時仍留心文史。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二云：「後周定目，書止八千。」前見當時亦曾編有書目，惟史傳並無記載，故不知其詳。

### (四)、開皇四年四部目錄

隋牛弘撰。隋文帝即位，開皇三年從牛弘的建議，派遣使者搜訪遺書，收集了許多民間的異本。平陳以後，經籍逐漸完備，於是編次繕寫，並撰爲目錄。

。隋唐經籍志序云：

隋開皇三年，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。每書一卷，賞絹一匹，校寫既定，本即歸主，於是民間異書，往往間出。及平陳以後，經籍漸備。檢其所得，多太建時書，紙墨不精，書亦拙惡。於是總集編次，存爲古本。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、南陽杜顓等，於秘書內補續殘缺，爲正副二本，藏於宮中，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，凡三萬餘卷。

隋書（卷四十九）牛弘傳云：

弘字里仁，安定鶉觚人也。本姓袁氏，好學博聞。開皇初，遷授散騎常侍、秘書監。弘以典籍遺逸，上表請開獻書之路，曰：『經籍所興，由來尚矣。爰畫肇於庖羲，文字生於蒼頡。聖人所以弘宣教導，博通古今，揚於王庭，肆於時夏。故堯稱至聖，猶考古道而言；舜其大智，尚觀古人之象。周官外史，掌三皇五帝之書，及四方之志。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，太公曰：在丹書。是知握符御歷，有國有家者，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，因禮樂而成功也。昔周德既衰，舊經紊棄。孔子以大聖之才，開素王之業，憲章祖述，制禮刊詩，正五始而修春秋，闡十翼而宏易道。治國立身，作範垂法。及秦皇馭宇，吞滅諸侯，任用威力，事不師古，始下焚書之令，行偶語之刑。先王墳籍，掃地皆盡，本既先亡，從而顛覆。臣以圖讖言之，經典盛衰，信有徵數。此則書之一厄也。漢興，改秦之弊，敦尚儒術，建藏書之策，置校書之官，屋壁山岩，往往間出。外有太常、太史之藏，內有延閣、秘書之府。至孝成之世，亡逸尚多，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，漢之典文，於斯爲盛。及王莽之末，長安兵起，宮室圖書，並從焚燼。此則書之二厄也。光武嗣興，尤重經誥，未及下車，先求文雅。於是鴻生鉅儒，繼踵而集，懷經負帙，不遠斯至。肅宗親臨講肆，和帝數幸書林，其蘭台、石室、鴻都、東觀，秘牒填委，更倍於前。及孝獻移都，吏民擾亂，圖書縑帛，皆取爲帷囊。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，屬西京大亂，一時燔蕩。此則書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漢，更集經典，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，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，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。晉氏承之，文籍尤廣。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，更著新簿。雖古文舊簡，猶云有缺，新章後錄，鳩集已多，足得恢弘正道，訓範當世。屬劉、石憑陵，京華覆滅，朝章國典，從而失墜。此則書之四厄也。永嘉之後，寇竊競興，因河據洛，跨秦帶趙。論其建國立家，雖傳名號，憲章禮樂，寂滅無聞。劉裕平姚，收其圖

籍，五經子史，纔四千卷，皆赤軸青紙，文字古拙。僭偽之盛，莫過二秦，以此而論，足可明矣。故知衣冠軌物，圖書記注，播遷之餘，皆歸江左。晉宋之際，學藝爲多，齊梁之間，經史彌盛。宋秘書丞王儉，依劉氏七略，撰爲七志。梁人阮孝緒，亦爲七錄。總其書數，三萬餘卷。及侯景渡江，破滅梁室，秘省經籍，雖從兵火，其文德殿內書史，宛然猶存。蕭繹據有江陵，遣將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書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萬餘卷，悉送荊州。故江表圖書，因斯盡萃於繹矣。及周師入郢，繹悉焚之於外城，所收十纔一二。此則書之五厄也。後魏爰自幽方，遷宅伊洛，日不暇給，經籍闕如。周氏創基關右，戎車未息，保定之始，書止八千，後加收集，方盈萬卷。高氏據有山東，初亦採訪，驗其本目，殘闕猶多。及東夏初平，獲其經史，四部重雜，三萬餘卷，所益舊書，五千而已。今御書單本，合一萬五千餘卷，部帙之間，仍有殘缺。比梁之舊目，止有其半。至於陰陽河洛之篇，醫方圖譜之說，彌復爲少。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，迄於當今，年踰千載，數遭五厄，興集之期，屬膺聖世。伏惟陛下受天明命，君臨區宇，功無與二，德冠往初。自華夏分離，彝倫攸斁，其間雖霸王遞起，而世難未夷，欲崇儒業，時或未可。今土宇邁於三王，民黎盛於兩漢，有人有時，正在今日。方當大弘文教，納俗升平，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，非所以仰協聖情，流訓無窮者也。臣史籍是司，寢興懷懼。昔陸賈奏漢祖云「天下不可馬上治之。」故知經邦立政，在於典謨矣。爲國之本，莫此攸先。今秘藏見書，亦足披覽，但一時載籍，須令大備。不可王府所無，私家仍有。然士民殷雜，求訪難知，縱有知者，多懷恡惜，必須勸之以天威，引之以微利。若猥發明詔，兼開購賞，則異典必臻，觀閣斯積，重道之風，超於前世，不亦善乎！伏願天監，少垂照察。」上納之，於是下詔，獻書一卷，賚縑一匹。一二年間，篇籍稍備。進爵奇章郡公，邑千五百戶。三年拜禮部尚書，奉勅修撰五禮，勒成百卷，行於當世。六年，除太常卿。九年，詔改雅樂，尋授大將軍，拜吏部尚書。其選舉先德行後文才，隋之選舉，於斯爲盛。大業二年，進位上大將軍。三年，改爲光祿大夫。六年，從幸江都。十一月卒，時年六十六。諡曰憲，性寬厚，篤志於學，雖職務繁雜，書不釋手，有文集十三卷，行於世。

舊唐書經籍志後序云：

隋氏平陳，南北一統。秘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，著定書目，凡三萬餘



卷。

開皇四年四部目錄，隋志著錄，凡四卷，不著撰人。新舊志作牛弘撰。明胡應麟經籍會通卷一云：

隋初一萬五千餘卷，見牛弘進書表。此時合正副本，僅三萬餘，湘東煨燼所存，并平陳所得也。

又云：

牛弘之主購書，勤矣！力矣！隋之書籍，所以盛絕古今者，奇章力也。

#### (五)、開皇八年四部目錄

隋志著錄，凡四卷，不著撰人。通志藝文略亦載此目，卷同。

#### (六)、開皇二十年書目

隋王劭撰。隋志未著錄。新舊唐志著錄，凡四卷。王劭字君懋，晉陽人，少沈默，好讀書，學問淵博，歷官秘書少監，隋書卷六十九有傳。

#### (七)、香廚四部目錄

隋志著錄，凡四卷，不著撰人。通志藝文略亦載此目，卷同。

#### (八)、隋大業正御書目錄

隋柳彞撰。北史云：

隋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。煬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，除其重複煨雜，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，納於東都修文殿。又寫五十副本，簡爲三品，分置西京、東都、宮省、官府。其正御書皆裝翦華綺、寶軸錦標。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，窗戶褥幔，咸極珍麗（據玉海卷五十二引）。

隋志著錄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，不著撰人，當即柳彞所編次。彞字顧言，河東人，少聰敏，解屬文，好讀書，閱覽書籍近萬卷。初仕梁爲著作佐郎，煬帝即位，拜秘書監，封漢南縣公，北史卷八十三有傳。隋書經籍志序云：

煬帝即位，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，分爲三品。上品紅琉璃軸，中品紺琉璃軸，下品漆軸。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。東屋藏甲乙，西屋藏丙丁。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台，東曰妙楷台，藏古跡，西曰寶台，藏古畫。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，別撰目錄。

舊唐書經籍志序亦云：

隋氏建邦，寰區一統。煬帝好學，喜聚逸書，而隋氏簡編，最爲博洽；  
及大業之季，喪失者多。

根據史志記載，知隋煬帝時，藏書甚富，然正御本僅三萬七千餘卷。

綜上所述，宋齊至隋，歷朝官修目錄雖多，大抵都遵循四部分類，且陳陳相因，無所變革。

## 乙、七略分法

### (一)、七志

宋王儉撰。南齊書本傳云：

儉上表，求校墳籍，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，上表獻之。

宋書後廢帝紀云：

元徽元年八月，王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。

王儉曾任秘書丞，在任內編過元徽元年四部書目，有感於四部法，不足以統轄群書，有牽強遷就之弊，且着重按書的體裁分類而漠視書的本質，無從考索學術的源流，反不如劉歆七略部次的方便。於是依據七略分法，私撰目錄爲七志四十卷。阮孝緒七錄序云：

宋王儉更撰目錄，又依別錄之體，撰爲七志。其中朝遺書，收集稍廣，然所亡者，猶大半焉。

又云：

- 劉歆七略，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，故以輯略爲名。次六藝略、次諸子略、次詩賦略、次兵書略、次數術略、次方技略。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，次諸子，次詩賦爲文翰，次兵書爲軍書，次數術爲陰陽，次方技爲術藝。以向歆雖云七略，實有六條，故別立圖譜一志，以全七限。其外又條七略及兩漢藝文志、中經新簿所闕之書，并方外之經，佛經道經，各爲一錄。雖繼七志之後，而不在其數。

所謂七志者，據隋志載：

一 經典志 —— 紀六藝、小學、史記、雜傳

二 諸子志 —— 紀古今諸子

三 文翰志 —— 紀詩賦

四軍書志——紀兵書

五陰陽志——紀陰陽圖緯

六術藝志——紀方技

七圖譜志——紀地域及圖書

此外並將道經佛經各爲一志，附在七志的後面，而不具名，則是仿荀勗中經新簿的方法，故名雖爲七，而實分爲九志。又仿劉向敍錄，隋書經籍志序云：

然不述作者之意，但於書名之下，每立一傳。而又作九篇條例，編乎首卷之中，文義淺近，未爲典則。

今就其分類觀之，悉仿劉歆七略，亦步亦趨。經典志，即六藝略，而以李充乙部雜傳附之；諸子志即諸子略，文翰志即詩賦略而易名，術藝志即方技略而易名。所不同的，劉氏雖云七略，實分六類，儉故別立圖譜一志，以足七數。至於王氏的圖譜志，最爲宋鄭樵所稱道，通志圖譜略云：

劉氏七略，收書不收圖。唯任宏校兵書一類，有書有圖。宋齊之間，王儉作七志，六志收書，一志專收圖譜，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。

按七略所收，不僅兵書略有圖，如論語類之孔子徒人圖法二卷，數術略歷譜之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等都附有圖。其實各書之圖本可隨類附入，劉班二氏已有舊例，王儉爲湊足七篇之數而立圖譜志，並非如鄭樵所言。且魏晉以後史書漸多，自當別爲一部，王氏因爲七略附於春秋，故亦附於經典，顯然末大於本，有失分類別異同的原則。何況還有若干新創體例的著作出現，如魏文帝所勸編輯的書——皇覽、晉庾仲容所編鈔輯的書——子鈔，後代頗有沿其體例而著作。其中或經或史，或儒或墨，都不是七略舊法所能部次的，故晉以後的圖書分類須要改變，也是形勢之所趨。荀李的四部，固然不盡當，而王儉必欲回復七略，也未免太泥古了。

## (二)、七錄

梁阮孝緒撰。梁書處世傳云：

阮孝緒，字士宗，陳留尉氏人也。年十三，徧通五經，屏居一室，非定省未嘗出戶。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七十卷行於世。

阮氏所編的七錄凡十二卷，著錄六千二百八十八種，八千五百四十七卷，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。隋志、新舊唐志，尤袤遂初堂書目均有著錄，足見南宋初年此書猶存，何時亡佚，已不可考。惟阮氏的自序被唐朝和尚道宣編入廣弘明集卷三而保存下來。此據自序所載，列七錄類目於下：

- 一 經典錄——易、尚書、詩、禮、樂、春秋、論語、孝經、小學九部
- 二 記傳錄——國史、注曆、舊事、職官、儀典、法制、僞史、雜傳、鬼神、土地、譜狀、簿錄十二部
- 三 子兵錄——儒、道、陰陽、法、名、墨、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、兵十一部
- 四 文集錄——楚辭、別集、總集、雜文四部
- 五 術伎錄——天文、緯讖、曆算、五行、卜筮、雜占、刑法、醫經、經方、雜藝十部
- 六 佛法錄——戒律、禪定、智慧、疑似、論記五部
- 七 仙道錄——經戒、服餌、房中、符圖四部

前五錄四十六部爲內篇，佛法仙道二錄九部爲外篇。從上面列舉的類目來看，雖則阮氏自序說是「斟酌王劉」，實際上兼採了四部之優點。至於阮氏分類之意，自序中有詳細的說明：

今所撰七錄，斟酌王劉。王以六藝之稱，不足標榜經目，改爲經典，今則從之，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。劉王並以衆史合於春秋。劉氏之世，史書甚寡，附見春秋，誠得其例。今衆家記傳，倍於經典，猶從此志，實爲繁蕪；且七略詩賦，不從六藝詩部，蓋由其書既多，所以別爲一略，今依擬斯例，分出衆史，序記傳爲內篇第二。諸子之稱，劉王並同。又劉有兵書略，王以兵字淺薄，軍言深廣，故改兵爲軍。竊謂古有兵革兵我治戎用兵之言，斯則武事之總名也，所以還改軍爲兵。兵書既少，不足別錄，今附於子末，總以子兵爲稱，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。王以詩賦之名，不兼餘制，故改爲文翰。竊以頃世文詞，總謂之集，變翰爲集，於名尤顯，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。王以數術之稱，有繁雜之嫌，故改爲陰陽；方技之言，事無典據，又改爲術藝。竊以陰陽偏沒所繫，不如數術之該通；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，不逮方技之要顯，故還依劉氏，各守本名。但房中神仙，既入仙道；醫經醫方，不足別創。故合術技之稱以名一錄，爲內篇第五。王氏圖譜一志，劉略所無；劉數術中雖有曆譜，而與今譜有異。竊以圖畫之篇，宜從所圖爲部。故隨其名題，各附本錄。譜既注記之類，宜與史體相參，故載之於記傳之末。自斯以上，皆內篇也。釋氏之教，實被中土，講說諷味，方軌孔籍。王氏雖載於篇，而不在志限，即理求事，未是所安，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。仙道之書，由來尙矣。劉氏神仙，陳於方技之末；王氏道經，書於七志之外

。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。王則先道而後佛，今則先佛而後道；蓋所宗有不同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。凡內外兩篇，合爲七錄，天下之遺書秘記，庶幾窮於是矣。

阮氏七錄分爲內外兩篇，若除去外篇佛法仙道二錄，實際上只勝下五錄，其中經典、記傳、子兵、文集四錄，即用經史子集四部的次序，而稍爲變更名稱。數術別爲一錄，與劉孝標所編的文德殿四部書目，在四部之外，又分數術的書爲一部相近似。阮氏不將史書附於春秋，不將講理論的諸子兵書，與談實用技藝的數術方技合爲一錄，比起七志或四部的分類都要合理得多。王阮二家雖同法七略，而王儉一意復古，阮氏則斟酌於古今之間，依據書之多寡分類，不僅偏重理論而已。隋志雖評其「割析辭義，淺薄不經」，然而不能不推許它「分部題目，頗有次序」。

阮氏七錄對於後代目錄學的影響很大，今分兩點說明：

一七錄自序云：

孝緒少愛墳籍，長而弗倦；臥病閒居，傍無塵雜。晨光纔啓，緇囊已散；宵漏既分，綠帙方掩。猶不能窮究流略，探盡秘奧。每披錄內省，多有缺然。其遺文隱記，頗好搜集。凡自宋齊已來，王公縉紳之館，苟能蓄積墳籍，必思致其名簿；凡在所遇，若見若聞，校之官目，多所遺漏。遂總集衆說，更爲新錄。

則七錄乃總匯官私所藏典籍於一目。雖此例創自其友平原劉杳之古今四部書目，然劉氏所抄集既已悉贈阮氏，而劉目未見傳世，故影響後世鄭樵之通志藝文略、馬端臨之文獻通考經籍考、焦竑之國史經籍志等，實乃阮氏之七錄。

二阮氏七錄之類目較爲細密，除經典錄類目承襲七略六藝略，子兵錄承襲諸子、兵書二略，術技錄承襲數術、方技之略，而以方技略之房中，神僊改入仙道外，其餘皆阮氏自創。自荀勗、李充四部雖將史書自春秋析出別爲一部，但以史記、皇覽、雜事並列，而未再細分，至阮氏七錄才詳定類目。文集，七略稱詩賦，王儉稱文翰，然皆詩賦雜，至阮氏而依體類列，始有定稱。所析子目，爲後世目錄所遵循。隋書經籍志史集兩部之子目，亦多因緣於阮氏七錄。

### (三)、七林

隋許善心撰。隋書本傳云：

善心字務本，高陽北新城人也。幼聰明，有思理，所聞輒能誦記，多聞默識，爲當世所稱。家有舊書萬餘卷，皆遍通涉，十五解屬文。……開

皇十七年，除秘書丞。于時秘藏圖籍，尚多淆亂，善心放阮孝緒七錄，更製七林，各爲總序，冠於篇首。又於部錄之下，明作者之意，區別其類例焉。

許善心撰七林，隋唐諸志均未著錄，志序亦無一言述及，故卷數之多寡，無從考索，其分類大抵沿襲七錄，其詳則不可知。根據本傳所載，知其既有總序、小序，又有敘錄以明作者之意，似較七志、七錄猶或過之，而能直溯劉氏之堂奧。

綜觀六朝的目錄，雖說是七略四部兩大分類系統互競，實際上只是分合的問題，四部之不同七略，只不過因史傳之書增多而析之於春秋，因諸子、兵書、數術、方技之漸少而合爲一部。如析出數術、方技則爲五部，加上佛道則爲七部，將佛道術技併於子部則爲四部。分合之故，大抵在諸子一部。互相祖述，各有因革，雖似歧出枝分，實則同條共貫。